

飞花◎著

尘埃的历史，宿命的结局，穿越三生三世，LOVE IS NOTHING BUT DREAM
如何才能让你——真的爱我？

之断代史

三生三世



LOVE IS NOTHING
BUT DREAM

飞花◎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龍
之
斷
史
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少女之断代史 / 飞花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104-0418-4

I. 龙…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2990号

龙少女之断代史

策 划: 记忆坊文化

作 者: 飞 花

责任编辑: 吕 晖 董晓琼

特约编辑: 暖 暖 因 茵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 1/16

字 数: 350千 印张: 24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418-4

定 价: 2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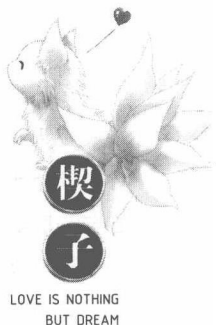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部】御龙传奇 8

【第二部】烽火佳人 127

【楔子】春天的故事 1

【第三部】赵氏孤儿 255



[春天的故事]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

巫胜男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

她是S大学考古系一年级的学生，全S大都知名的校花。

她的知名不仅是因为她美丽，更是因为她所读的是考古专业。这种专业连男人都不愿意去读，更何况是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

入校半年多，她不是在本系那群变态男窥探的目光中战战兢兢地度过，就是在外系那群就算不变态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色情男的穷追猛打中度过。她甚至觉得自己所处的并非人间。

为了这个原因，当年初系里分配下来一个到新绛考古的项目时，她立刻报名参加，并且尽全力争取到了这个为数不多的名额。

这又一次成为学校里的新闻。每个认识她或者不认识她的男生，都会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面带关切地说：“胜男，你真的要去新绛吗？那可是一个小县城，什么都没有。”

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巫胜男便会骄傲地仰起头：“小县城又怎么样？我是为了考古的伟大事业而去的。”

这话说得听者伤心，闻者流泪，这样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孩真要将一生都奉献给考古这种无聊的工作吗？

“考古现场是很可怕的，而且你还要和一大堆不知哪里征来的民工在一起工作的。”

巫胜男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民工又怎么了？大学生就了不起吗？”

虽然当时理直气壮，但一个月下来，她真的要崩溃了。

每天就是对着泥土不停地挖啊挖啊挖啊！挖出了个破铜烂铁，所有的人都会狂欢半天。除此之外，生活没有任何娱乐，连电视都没有。工作之余，只能与一群吆五喝六的大老粗们打牌中度过。

这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巫胜男哭丧着脸想。

她当初一意孤行地报了考古系，完全是将考古这件事浪漫化了，事实上，考古真是一件单调而乏味的工作。

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家里人从未阻拦过她读考古系，因为她姓巫。

姓巫的这家人，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些与众不同是不能让人知道的。

但若此时逃回S大学去，那岂非正中那些曾经劝说过她放弃的男生们的下怀？一想到那些男生们得意的嘴脸，她便又一次下定决心，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有所发现。

就在她的意志一次次崩溃，又一次次勉强重树起来，然后又几乎已经到了不想再撑企图直接卷铺盖跑回S大之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陶罐。

这个陶罐，色呈七彩，罐身上刻满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符号。

巫胜男一看，便知那是一些巫术的符号，似乎是用来封印什么东西的。

陶罐也不知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罐口的封条是用羊皮所制，羊皮上写的字迹已经褪尽了颜色，但奇怪的是，羊皮却仍然十分坚韧，完全没有破损的痕迹。

巫胜男啧啧赞叹，以她的经验来目测，这罐子至少是千年以上的古物，那么古老的羊皮居然还能安然无损地覆盖在陶罐之上，这一定是巫术的力量。

这只是她心里想的，当然不会说出来。但所有的人对于这个陶罐的神奇之处，都表示万分的赞叹。

很快便进行了碳14测定，陶罐大概是商代的古物，而罐口的封条则是春秋时代的東西。

商代！

目前所知商代的遗物无非就是那些写了字的龟壳或者是笨重的铜鼎，这般完美无瑕的商代陶器还从来未曾发现过。

“我要出名了！哈哈哈！”

巫胜男在心里狂笑了数声，接着便设想着她将如何接受新闻采访。说不定不久之后，山西各大报纸的头条上都会出现巫胜男的芳名：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发现了珍贵古董！

她已经完全将陶罐的发现归功于自己一人之身，自觉主动地将其他人排除

在外。

她很想打开陶罐的封条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可是在考古专家到来以前，陶罐是严禁被打开的。

越是如此，她便越想打开来看一看。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到许多看过的童话故事，也许在罐子里封印了一个魔鬼。

但她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充满了期待。

可是考古专家迟迟不来，每过一天，她对于陶罐的好奇程度便成倍地增长。直到那一天到来。

那是一个风雨之夜。

雨下了一整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工地上不能开工，所有的人就都一直窝在自己的棚子里。到了晚上风雨也不曾停下来，似乎是打算下足一天一夜。

巫胜男白天睡了一天，夜里便睡不着了。她是独自一人住在一间棚子里的，只要不开工，从来没有人敢光顾她的棚子。大老粗们对于女大学生充满了好奇与敬畏，完全不懂为何在这种地方会出现这种美丽的小女生。

夜深了后，所有棚子里的灯都熄灭了。

她却仍然睡不着。黑夜之中，有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

她心里一动，不由自主地侧耳细听。

那声音又不见了。

是什么声音？刚才明明听见了。

她盘膝而坐，用内家心法导引，使自己渐渐进入无我之境。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她大吃一惊，那并非是具体的声音，好像是通过意念传入她的脑海之中一样。

声音更加急切：“放我出去！已经关了我那么久了！我好寂寞，好可怜！快点放我出去！”

她下意识地站起身，循声走去。

外面虽然大雨滂沱，她却如同全无知觉。雨迅速地淋湿了她的全身，她心里想到是否应该拿把伞，但那个声音却更加急切地催促着她：放我出去！

她在心里叹了口气，只觉得自己如同着了魔一样，虽然想回去拿把伞，脚却仍然不停地向前走。

终于到了声音的起源，原来声音竟是从那个七彩陶罐之中传出来的。

“放我出去！”

声音在陶罐之中催促着她：“打开封印，我就能够重新临世了！”

她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陶罐，她的心里清楚地感觉到有些不妥。虽然她急

切地想知道罐内藏着什么，但这种情形也太诡异了。万一把陶罐打开，真有一个魔鬼跳出来怎么办？

她把手按在陶罐的封口上，迟疑了片刻。心中两种力量在激烈地斗争，打开还是不打开？

理智上，她知道她不应该打开这个陶罐；但感情上，她却莫名其妙地很想放那个东西出来。虽然她完全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声音又在催她了：“放我出去吧！我已经在陶罐里度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我真的不想继续寂寞地留在罐中了。”

或许是因为那个声音一再强调着寂寞，巫胜男对罐中的东西产生了一丝怜悯。

她咬了咬牙，终于掀开了封印。

天空划过耀眼的闪电，将黑夜映得如同白昼般的光亮。过了好一会儿，雷声才远远地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将呆若木鸡的她惊醒过来。

刚才的瞬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她隐隐有预感：“我惨了！”

封印被打开后，罐中并没有出来什么魔鬼，也没有整罐黄金，更没有珍珠玉器，而是从罐子里游出一条小小的金色的蛇。

那小蛇一游出罐子，立刻向着她的肚子钻了进去。

她还来不及反应，那小蛇已经消失在她的小腹中。

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一切如常。衣服还好好地穿在她的身上，没有一点伤口，更没有血迹。那蛇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但她却知道那绝不是自己的错觉，那蛇是真的从陶罐中游了出来，也真的钻进了她的肚子。

她的肚子不痛不痒，只是微微有些发胀。废话，一条蛇钻进肚子里怎么可能不胀呢？

她欲哭无泪，心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惨了！”

许多看过和听过的古代故事一一浮现在脑海之中：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附宝感大电而生黄帝，简狄感玄鸟而生契……巫胜男感小蛇而生……

她连忙止住自己恐怖的想法。被一条蛇钻进了肚子，这种千载难逢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由于出身的原因，发生这种古怪的事情，她并不觉得惊慌，若是别的女孩，只怕已经狂叫着昏倒在地了。

她冷静地将手中的封条又放回到陶罐上面，虽然已经不能像最初发现时那样完美地契合在陶罐上，但至少可以掩人耳目。

她回到自己住的棚子，将湿透的衣服换下来。倒头便睡，这回她很快便进

入了梦乡，在梦中，见到肚子里有一条小蛇正在狞笑着吞噬她的内脏。

她从梦中惊醒，外面已经天光大亮。

一个月以后，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却来了。

她去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街道老大妈般的妇科医生沉着一张脸说：“你怀孕了。”

真的应了那个恐怖的想法！除了自叹倒霉之外，还能有什么反应？真应该立刻去买彩票。

巫胜男觉得自己真是衰到家了，还没有享受到美好的人生，人生就走到了终点。

“十九岁就怀孕，现在的女孩子啊……”街道老大妈语重心长地说，“要通知校方。”

不用那么残忍吧？我根本就不是作风不良，我是如同耶稣的妈妈一样，处女受孕的。但这句话完全不必说出口，街道老大妈绝不会相信。

“打掉吧！”老大妈严肃地说，语气如同甩掉一堆鼻涕。

她迟疑了一下：“我考虑一下。”

老大妈皱起了眉头：“考虑什么？你又没结婚，难道要做未婚妈妈吗？”

巫胜男被老大妈的腔调激怒了：“未婚妈妈又怎么样？孩子是我的，我想留就留、想拿就拿，别人都管不着。”

老大妈的脸沉得如冰一般，只差直接将她送入不良少女管教中心了：“去做检查。”塞了一张单子在她的手中。

她盯着手里的单子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医院。

巫胜男回学校了。

她的绯闻被四处传扬，每个看见她的人，无论男生女生，脸上的表情都充满了兴灾乐祸。女生因为一向嫉恨她当仁不让的校花之名，男生则在心里想，一直如圣女般地拒绝每个男生的追求，原来根本就不是圣女。更有甚者，私下里议论纷纷：孩子的老爸是谁？只怕是被考古工地的那些民工给那个了。

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一天三访，轮番谈心。批评者有之，教育者有之，但话题的关键都集中在两点上：孩子的老爸是谁？把孩子打掉吧！

孩子的老爸是谁，她根本不知道。如果她说孩子是一条蛇变的，估计除了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之外，还要再加上一条：自从被那个了以后，巫胜男同学因受不了刺激而神经错乱了。

至于把孩子打掉，她也迟疑不定。

在这种时候以这种方式所怀的孩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领导们在屡教之后，发现巫胜男无可救药，全然没有悔改的迹象。遗憾之余，大家便不免讨论：影响如此之差的女生，怎么还能让她继续留在我们纯洁的校园里？不如劝退吧！

所谓劝退，根本没有不同意的余地，就是被开除。

这样的—一个决定，在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怀着一丝淡淡哀痛心情的表决下，终于作出了。哀痛并非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学生，而是因为失去了一个美丽的女学生。

巫胜男的美丽，领导们也是很欣赏的。

毕竟在这个男生占绝大多数，小撮的女生又大多歪瓜劣枣的高等学府里，这样美丽的女孩子，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在校方还没来得及将这个决定宣布的时候，巫胜男自己先提出了退学申请。

她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在S大学呆下去了，无论她是否打掉孩子，或者是否能编出一个莫须有的男人权做孩子的老爸，她的大学生涯都已经结束了。

她离开学校的那天，几乎全校所有的男生都在广场上送行，全校的女生都在教工食堂里庆祝。巫胜男终于走了，这个世界安静了！

可是该去哪里呢？

巫胜男走出学校的门，便开始考虑这个实际问题，难道大着肚子回家吗？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腹，说大着肚子有点太夸张了，但总有一天肚子会大起来。而且，而且，也不知会生出什么怪物来，说不定会生出人首蛇身的东西。

那不是和女娲—样了吗？

她的脑袋又开始天南海北地联想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大学才读了一年都不到，而且学的还是考古这种无聊的专业，凭这种背景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可是如果这样回家，也太没面子了。

她长长地叹息，如果不是她一时好奇，也不会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

她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四处游移，忽然看见街对面的妇人。

她呆了呆，怎么小婶婶会到这里来，难道家里的人已经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了？

生活在这种家庭真是不幸，没有任何秘密。

她无奈地叹气，一步—拖地向着小婶婶走过去。

“我……”她刚开口说了一个字，小婶婶便打断了她的话：“族长让我来接你的。”

族长，多古怪的称呼啊！都什么年代了，还不开化地用这种老掉牙的名称。她垂头丧气地说：“外婆已经知道了吗？”

小婶婶笑眯眯地道：“怎么可能瞒得过？别忘记巫家的预言术是天下无双的。”

她皮笑肉不笑地道：“天下无双？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小婶婶眨眨眼睛：“若是早告诉你，你还会去考古吗？”

巫胜男几乎跳了起来，什么意思？难道家里的人早就知道她会未婚先孕？

小婶婶假惺惺地叹了口气：“胜男，别生气了，那是你的命运呀！”

她哭丧着脸：“难道我真要做未婚妈妈吗？”

小婶婶又笑眯眯地道：“未婚妈妈有什么不好？你妈不就是未婚妈妈吗？”

她沮丧：“可是她到底还有个男人，至少还是因为和男人那个了才怀孕的。但是我呢？我都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

小婶婶笑道：“你不觉得这是你的福气吗？像耶稣的妈妈一样。”她越想越是开心，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朵花。

巫胜男不满地看着她，家里的女人个个都像疯子一样变态，小婶婶本来不是这样没正经的，嫁进来以后，很快便被熏陶改造了。

“你有没有同情心！”

小婶婶拍了拍她的头：“走吧！你长得那么漂亮，想找男人还怕找不到吗？”

“可是会有个拖油瓶！”她抗议地说，“难道外婆也觉得应该生出这个小孩吗？也许是个怪物呢。”

小婶婶笑道：“怀孕了就要生下来，自己的小孩子怎么可以不要？顶多大家一起帮你带。”

她拖着巫胜男向公交车站走去：“别那么啰嗦了，我们要先坐汽车，再坐火车，还要坐船，再啰嗦个没完，就赶不上火车了。”

想到即将开始的那段漫长的旅程，巫胜男再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崩溃。不仅旅途漫长，还有家里那一群可怕的女人。

自己好不容易逃离了巫家的魔爪，本以为大学毕业就可以找个工作，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一年不到又要回去了。

未来真是太可悲了！

巫胜男唉声叹气地被小婶婶拉上汽车，她的手下意识地落在自己的小腹上：难道真要生下它吗？也许会生出一个怪物来吧！

……

御
龙
传
奇

[第一部]

LOVE IS NOTHING
BUT DREAM

风雨如晦！

朝歌，大商的皇宫中。

侍女们早便睡下了。整座皇宫都是死寂死寂的，听不到一丝人声。

昨晚下了整夜的雨，现在天应该快亮了吧！但因为风雨的原因，还不见一丝日光。窗子是打开的，长长的帘幕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灵儿忧心忡忡地坐在灯前，灯火摇曳不定，如同她忐忑不安的心。

她是一个美丽得有些不祥的女子，肌肤如雪似玉，腰肢纤柔不盈一握，双眉若黛，眼若秋水，凡是见过她的男子都会为她痴迷。

她知道自己的美丽，但并不如普通的女孩那样放在心上，直到她遇到他的那一天。

她不时地望向房门，猜测着他应该回来了吧！

晨鸡还不曾鸣叫，宫中的人亦来不及知道那件刚刚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按照计划，他会在天明以前赶回皇宫，然后带她离开。

想到终于可以恢复自由之身，她的心里便难免又是期盼又是焦灼。她很想走出房门去看一看，但她却仍然勉强自己坐在桌前。

过去的几个月中，她逐渐学会忍耐，将自己的心事深藏不露。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皇宫中存活下去。

现在，一切终于都结束了。

她长长地舒了口气，终于结束了。她唯一的愿望，不过是与他隐居山林，不再管这人间的是是非非。

房门悄无声息地被推开了，她立刻抬起头，望过去。

一个年青人湿淋淋地站在门口。他全身都被雨淋透了，脸色苍白得有些发青。

她喜悦地站起身，向他迎过去，走到他面前几步，却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两人默默对视，半晌，他咧开嘴一笑，她便也笑了。一笑起来，熟悉的感觉立刻充斥胸臆。他不善言辞，每次见面，都是这样呆呆地笑。

她道：“事情办妥了吗？”

他点头。

她便笑得更加欢愉，她拉住他寒冷如冰的手：“我们走吧！”

她环顾了一下，不想带走任何东西，她不过是这里的过客，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

她拖着他走，他却站着不动。

她有些愕然地回首：“还不走吗？”

他脸上的笑容尽敛，眼中多了一抹陌生的神情。

“灵儿！”他叫她的名字。

她甜甜地答应：“嗯！”

他道：“你不必走了。”

她皱眉：“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办完了事情，你就带我走吗？！”

他冷冰冰地道：“我在骗你。”

灵儿怔了怔，慢慢地放开手中那没有温度的手，她审视着眼前的这个男子，是那个人，没有错，是那个温良纯厚的赵赢子。

她勉强露出一抹笑：“你不会骗我的，我知道。”

赵赢子淡淡地道：“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为什么？”

赵赢子并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的面颊。灵儿，我并不期望你的原谅，我们两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与我早就知道，这样的爱情是要经受天地的诅咒，不会善始善终的。

女子的眼中掠过一抹绝望，他从不曾以如此冷漠的目光看她，他真的在骗她吗？

赵赢子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七彩陶罐，陶罐的周身画满了古怪的符号。

灵儿脸色微变：“这是什么？”

“是祭司七海留给我的降龙阵。”

七海？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虽然杀死了七海，但他在未死之前已经将这件宝物准备好了，只等着我一朝功成，便可以使用。”

灵儿的目光渐渐地冷了下来：“原来你早就有所准备。”

赵赢子残忍地笑笑：“现在你相信我在骗你了吧！”

他是她这一生中唯一相信过的男人，到了最后，他却在欺骗她！她不甘心，曾经的一切难道只是一个谎言吗？

她咬牙，一字一顿道：“你真的一直在利用我，从来不曾爱过我吗？”

赵赢子默然，窗外传来阵阵鸡鸣，天要亮了吗？他的嘴角牵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

灵儿，我爱过你吗？为何你还要问？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灵儿，若时间可以倒流，我宁愿你从未遇到过我。

他与她黯然相对，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

一个风雨如晦的早晨，如果可以，我宁愿你从未遇到过我！

赵赢子十七岁的时候，随着师父师门四处流浪。他师父的师父是一个叫啸父的人。他并不确知这个啸父到底是何许人，也不知啸父曾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让后世之人记住他。根据师门的描述，所谓啸父，是世间唯一懂得御龙术的人。

啸父已不在人间，他是成了仙还是寿终正寝，师门不曾提起。但自啸父离开人间后，师门便成为继啸父之后，世间又一个唯一懂得御龙术的人。

赵赢子从未想过未来的某一天，师门也同样会离开人间，届时他便可以继承师业，顺理成章地成为御龙术的传人。他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少年，对于名利懵懵懂懂，每日只知依着师父的指点修习道法、学习御龙术而已，甚至连少年人应有的口舌之欲都不甚有。他很淡漠，淡漠得如同世外之仙。

然而流浪至今，他始终不曾见过真正的龙！

很多年以后，有一则名叫“师门使火”的传奇故事是专门描述师门生平的。但赵赢子十七岁的时候并不曾听闻过这个故事，他的师父亦如是。

传奇的当事人，对于自己会成为传奇这件事，大多缺乏先见之明，而一心想要制造传奇的人，却又往往不能如愿。

赵赢子很想见一见真正的龙，这样他便可以试验一下自师门处所学的御龙之术。他也很想问一问师门是否见过龙，但每次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作罢。

他是温和的少年，很少说令人感到困扰的话。

从他有记忆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便是在无休止的迁移中度过的。据说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完成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而师门与他的目标则是找到和驯服真正的龙。

他有时会想，也许他这一生都不可能见到龙吧！这样想的时候，他便难免感到一丝悲哀。他是为龙而生的，若没有龙，他岂非连生存的意义都失去了？

现在是秋季，他们正在赶往朝歌。风很大，吹起路边的落叶飞花。一朵残花自他的面前经过，他伸手一抄便抓住了那朵花。

花已经缺了一瓣，他却全不介意，仔细地将花插在衣襟上的一个小小的破洞中。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生命充满了怜惜，对于自己的一切却漫不经心。

师门在前面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

他是一个苍老的中年人。所谓苍老的中年人，是指他的年岁并不是很老，但却已白发苍苍。他的腰身也有些佝偻了，额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

他一坐下来，便用力地咳嗽了几声，拿起腰上的酒葫芦大口喝上几口酒。

他走了几十年，路上的烟尘早已经侵蚀了他的身体。

赵赢子一见师父坐下来，便急步赶了上去。他一直跟在师父身后七八步的地方，因为师父走路的时候，身上披着的大袍子总是被风吹得猎猎飞舞，走得太近，那大袍子的衣襟就会不客气地抽他的脸。

他恭恭敬敬地站在师门面前，心里想着师父大概是饿了。

果然师门紧接着便说：“徒弟啊！去给为师找点吃的吧！”

他点头，环顾四处。他们现在在一条官道上，一眼望出去，官道之上尘烟滚滚，除了他与师父两个活物之外，便只有天上偶然飞过的乌鸦与麻雀。

他抬头看着苍天，想象着龙应该是在天上飞吧！他们是御龙之人，却连飞上天的能力都没有。

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御龙呢？

“小子，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还不快去找吃的？”

他连忙向着官道外的农田跑去，所谓找吃的，如果没有野生的食物，便只能从附近的农人地里偷一些东西了。

师门自己是绝不会做这种有损身份的事情的，因而他饿的时候总是把这个棘手的难题交给赵赢子。

赵赢子离开官道向着田野走了一段距离。他看见一只小兔子从草丛中惊走，便忍不住笑了。他当然可以将小兔子抓回去让师父果腹，但他通常不会这样做。

他抬头看看天空，秋日的天宇是一色的碧蓝，轻盈而洁净地悬浮于头顶上方。他凝神看了一会儿，眼角似乎瞥见有什么东西一掠而过。

他转头向着那个方向望去，只看见一条可疑的红色浮云。

现在并非是日出日落，天空之中便不该有红云。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浮云，但那不过是一条浮云罢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他想，也许是自己太多心了。

他摘了一些野果，用衣襟包着，一路走一路擦着。待他回到师父面前时，所有的野果都已经被擦拭干净。

他将果子呈献给师父，说道：“师父，吃果子吧！”

师门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骂道：“臭小子，你就不能给我弄点肉吃吗？”

赵赢子笑了：“多吃果子能够长命百岁，师父不是一直训导我要有好生之德吗？我们是修道的人，有东西吃的时候就不要随意杀生。”

师门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小子，你长大了，学会教训师父了。”

他吃了几个果子，又喝了好几口酒，才说：“小子，你也吃点吧！”

赵赢子点了点头，拿起果子咬了一口，才发现原来野果的滋味又苦又涩。他偷眼看了师父一眼，见师父闭目养神，他想原来野果这么难吃。但他仍然将剩下的果子全都吃了下去。

师门这才睁开眼睛：“小子，你和你的死鬼老爹一点都不像。”

他精神一震：“师父，我爹是什么样的人？”

师门露出一抹略有些辛酸的笑：“你老爹可没你这么能忍，他要是吃这果子，咬一口就会叫出来。”

他忙问：“我爹是怎么死的？”

师门叹了口气：“你爹是被龙杀死的。”

龙？！赵赢子惊异地看着师门，难道师父真的见过龙吗？

“小子，我知道你不相信为师见过龙，但这个世界上真有龙。”他用手指了指天空，“如果有一天，你看见天空之中可疑的红色浮云，那就是龙留下的痕迹。臭小子，你爹可是一个优秀的御龙人。”

他更觉得好奇：“我爹也是御龙人？”

师门却忽然转移了话题：“小子，你爹死以前和我说过，他要是死了就要埋在长江源头的蟠龙岭上。所有的御龙人都是埋在那里。”

他问：“那师父你有没有把我爹埋在那儿？”

师门点了点头：“当然。你师父我是多么重信守义的人，答应过人家的事怎么可能不办到。我把他埋在蟠龙岭，和所有的御龙人埋在一起。”

他忍不住追问：“蟠龙岭在哪里？”

“在长江的源头。”

长江？他搜索着记忆，虽然去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大江大河，可不曾有一条江叫长江。

“长江在哪里？”

师门被他问得烦了，用酒葫芦重重地敲了他的头一下：“长江在淮水的南方。”

他被师父敲得有些疼，他揉着自己的头，还是忍不住追问：“那淮水又在